



魂断台北

光泰
(台湾)

魂断台北

(台湾) 光泰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骆 军 关 山

封面设计：关 山

魂 断 台 北

(台湾) 光泰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华 南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92千字

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100000册

ISBN 7—5006—0367—3 / I · 118

定价：2.60元

内 容 介 绍

这是一部哀艳动人的爱情故事。

年青英俊的台北泰古集团少东钱浩伟，与艳丽照人的纯情少女谢丹荔偶然相遇，二人一见钟情，如漆似胶，形影不离。钱家父母为了家族利益，屡次面辱谢丹荔，致使她受到强烈刺激而发生一场车祸，玉容俱毁。

谢母为女儿前途，含泪接受钱家巨款，携昏迷不醒的女儿赴日本手术，並答应永不让女儿找钱浩伟。

数年后，谢丹荔改名为谢心玫。回到台北后从事服装设计。台北太小，谢心玫又见到已成为董事长的钱浩伟。但他已认不出改名易容的谢丹荔。她得知钱浩伟依然纯情爱恋着谢丹荔时，使她感动不已，准备合盘托出真像。但一件轰动日本的案件及震动台北的杀人案，却又使她被日本警视厅引渡……。这是为什么？当真相大白的时候，读者诸君，作者将令你眼泪盈眶。故事一曲三折，令人拍案叫绝。哀而艳，奇而绝。作者光泰为名满台湾和东南亚的作家，此小说在台湾《自立晚报》上连载时，曾轰动一时，读者争报相阅，以先睹为快事。

他认识她不到半年，她就从他生命中消失了。

她是生？是死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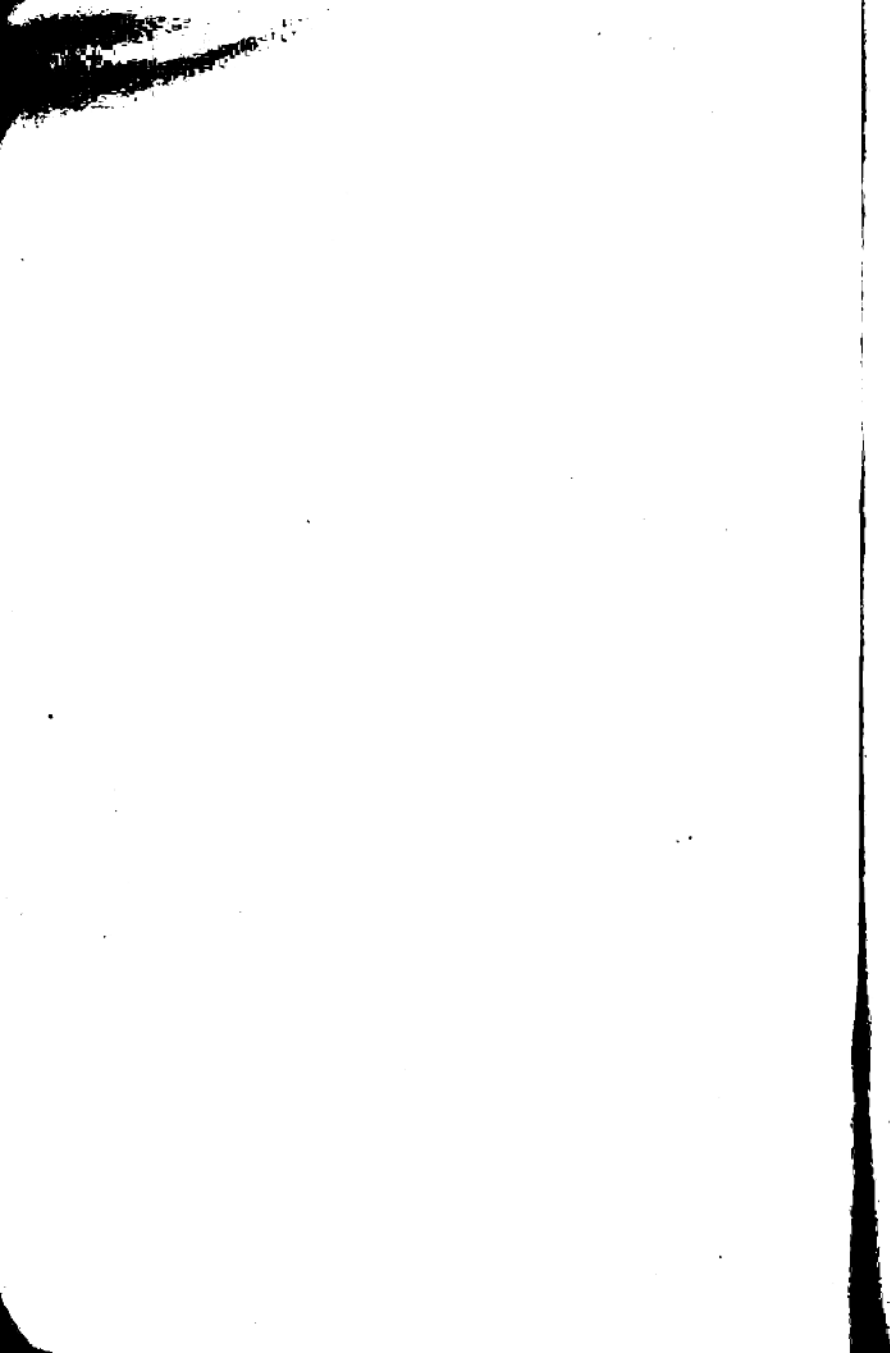
还是一切出于他的幻觉。

这是一个绝对不同于一般的爱情故事——

第一部

一九六九年十月初秋

台北市



“听雨轩”是一家小小巧巧的茶艺馆。

“听雨轩”是位在中山北路。

中山北路霓虹闪烁、车水马龙。

“听雨轩”位在其中，彷如繁嚣世界中的一道清流，那样宁静，那样沁人。

谢丹荔置身其中。

厚厚的玻璃窗外，细雨纷飞。

她的面前摆了一壶香片、一碟葵瓜子。

谢丹荔皮肤细白，秀发披肩。

她穿着一袭米白的棉质连衣裙，一条咖啡细格的领带，系在颈前。

她双眸凝视窗外，神情专注而动人。

她坐在那儿，就像一幅优雅典丽的画，任何人都会为这幅画里的人物吸引，特别是男孩子，像钱浩然这样的男孩子。

如果说爱情有直觉、有感应、有心颤，那么无疑的，眼前这个女孩子，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对象。

钱浩然已经注意她很久。

其实他早已可以离开，当丹荔进来的时候，钱浩伟已经与公司的两位同事谈完了事情。

然而他不愿放弃这个机会，面对这样一个令他心仪的女

孩，他愿意等待，于是他跟小唐他们打了招呼，就一个人依然坐在那儿。

好几次，浩伟想上前跟她说话，但是他都提不起勇气。

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丹荔一直是一个人——

钱浩伟，如果你再不跟她说话，你就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。

男孩自己在心里这么骂着自己。

终于浩伟压抑住内再的狂跳，乘着丹荔还没有拿皮包离开时，浩伟走到了她的面前——

小姐，我能坐你旁边这个空位吗？

小姐，你使我想起一个朋友……

小姐，你一个人吗？

……

这一连串从看电影和小说的对白，此时对他都失去了作用，虽然他刚刚已经想了不下十句的开场白，这会儿浩伟却像个哑巴似的一句话都逼不出来。

反而是丹荔微笑地望着他——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浩伟整个人都呆住了。

丹荔双眸如星辰般的灿烂明亮，牙齿如编贝般的整齐洁白。

丹荔近距离的模样，比远看更亮丽、更亲切、更动人。

隔了好一会，浩伟才从惊艳中苏醒——

“对不起，如果你一个人的话，我能不能过来跟你聊聊……”

“好啊！”

丹荔大方的移开桌上的皮包。

其实刚刚丹荔也注意到浩伟。

浩伟一袭浅蓝的西装，模样大方、潇洒。

丹荔知道浩伟的同伴都走了，他留下来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他另外还有朋友，一个是他在想办法认识她。

但是依据她的自信和浩伟的眼睛，丹荔知道是属于后者。

果然浩伟走了过来——

“你也是一个人？”

丹荔问他。

“不，我同事刚刚走。”

拉了张椅子，坐落在丹荔的对面，浩伟紧张的心情舒缓了很多——他真的怕碰钉子，还好她是这么的友善温和——

“你呢？”

“下雨天，车子挤，路过这儿，被这个店名深深吸引着……”

“所以就情不自禁的走进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丹荔笑了笑——

“你听过南宋诗人蒋捷的一首词吗？”

然后丹荔轻轻的吟着，这阙词牌名为“虞美人”的句子

少年听雨歌楼上，

红烛昏罗帐。

中年听雨客舟中，

孤雁叫西风。

老年听雨僧庐下，

鬓发已星稀。

“——可见同样的雨声，每个年龄听起来，都有不同的心境，少年时是那样的温暖，中年时想到了分离，老年时头发都斑白了……。”

天啊！浩伟的心整个都醉了。

眼前的女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八十年代了，他竟然会背诵那些唐诗宋词？——

“我叫钱浩伟。”

浩伟这么介绍着自己。

“我姓谢，谢丹荔……。”

世界仿佛停止了运转。

他俩静静的凝视着对方。

在他俩的心底，他们知道，有一件事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。

不管是天崩地裂、月坠星残，他们都会坦然无惧的含笑接受它……。

二

又是个雨天。

一辆雪白色的奔驰五〇〇，滑行在台北到阳明山的柏油大道上——

“浩伟，我好怕……”

车上，丹荔依偎在浩伟身边，他们俩坐在后座，司机在前方驾驶着这部车子。

“怕什么？”

浩伟安慰丹荔——

“我妈妈很好的。”

“万一……”

“怎么可能呢？”

浩伟打断丹荔——

“只要我喜欢的女孩子，她绝不会反对的。”

自从第一次在“听雨轩”见面后，浩伟和丹荔就迅速坠入爱河。

他们象所有年轻情侣一样，由约会、握手、相拥，到计划着未来。

他们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幸福，有时他们觉得幸福得让他俩害怕，害怕这一切不是真的——

“读书的时候，曾经看过一部电影‘安妮的画像’，给

我的印象好鲜明，好深刻……”

圣诞节的夜晚，出了舞会，在送丹荔回家的路上，浩伟这么对丹荔说：

“我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就直觉的以为你是画里的女孩，我真担心你会象那部电影一样，一切只是个幻象，随时随地在我生命中消失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丹荔将脸庞靠近他。

她温热的唇贴紧了浩伟的唇——

热吻升高了他们的体温。

丹荔的唇舌是那樣的甜膩、那樣的潤滑——

“怎么样？你现在该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吧？”

在热吻的空隙里，丹荔梦呓般的对浩伟这么说着。

“还不够……”

浩伟顽皮的——

“让我再接触你更多的真实……。”

那一晚，丹荔带浩伟进了她的房间。

浩伟轻手轻脚的。

其实浩伟根本不必这样。

身为泰古集团的少东，又拥有哈佛大学企管系的学位，多少女孩都想攀亲于他了，丹荔的父母又岂是例外，他们巴结浩伟都来不及了，怎么会阻挠呢？

但是丹荔有她的分寸。

她爱浩伟不是爱他的财富，她更不愿意用其他的手段栓牢浩伟，因此她和他的亲热，仅止于爱抚与拥抱——

“什么时候，你才答应我？”

当浩伟脱下丹荔的衣裳被拒时，浩伟就这么低头的问她。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你从来没有跟别的男孩？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也许你不相信，”

在黑夜中，浩伟的眼神真挚而诚恳——

“我真的没有跟任何女孩……”

“我相信。”

丹荔的双眸闪着泪光——

“因为我也是……。”

“天啊！”

浩伟忍不住笑出声来——

“原来你我都是生在七十年代的老古董……”

“嘘！”

丹荔用手捂住了浩伟——

“你要吵醒我老爸啊？”

然后他俩跌倒在床上，热情经由相拥再度点燃——

“明天我们就去结婚……”

浩伟的双手贪婪地伸进丹荔的衣内。

“你不是说一切都要经过你爸妈吗？”

“那只是个形式，他们一定会答应的……”

就这样他们约了今晚见浩伟的父母。

浩伟的家住在阳明山仰贤大道。

黑色镂空花高高的铁门，铁门内是一片绿茵的草坪。

一栋两层楼古典的建筑耸立其间。

因为是夜晚，除了车灯、水银路灯及建筑物内的灯光外，一切给丹荔的感觉是幽暗、神秘，而气派。

当司机将车子停在建筑物前的大块鹅卵石铺的地面上，浩伟就牵着丹荔的手出来。

殷勤的老女佣立即奔上前，为他俩撑着伞——

“丹荔，这位是玉婶，我是他带大的。”

“小姐好漂亮，少爷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”

玉婶发自内心的这么说。

客厅里灯火辉煌。

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坐在银蓝色丝绒沙发上。

她的脚底下是一大片手工织的米兰地毯。

雪亮的黑檀木做的茶几上，摆的是一杯热茶还有一盒香烟——

“妈！丹荔来了。”

穿过衣帽间，浩伟一进大厅就这么兴奋的对钱太太说。

“谢小姐请坐。”

“谢谢伯母。”

丹荔拘谨的坐在钱太太的对面。

“爸爸呢？”

“他临时有事，张伯伯请王次长吃饭，他去做陪。”
钱太太燃上支烟。

钱太太个子瘦小，但是锐利的眼神，仍使她透著一个财团夫人的威严与精明。

“我听浩伟说，谢小姐是从事艺术工作的？”

“谈不上什么艺术，”

丹荔羞赧的——

“我只是喜欢摄影，现在正接受文建会委托，拍些即将拆除或等待修建维护的古迹文物。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爸妈，两个哥哥，一个妹妹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钱太太站起身——

“你在这儿多坐坐。”

等钱太太回房休息，浩伟就坐近丹荔身边——

“怎么样？我妈很好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丹荔怎么料得到，一场剧变就要到她头上呢？

三

谢丹荔的工作室，设在中山北路锦州街一个靠公园旁的

巷道内。

三十坪不到的房子，挤满了灯光、照明、色纸以及摄影器材。

为了生活，除了古玩艺术外，她也会接些商业广告。

这一天她正准备拍一幅食品的广告，当她把那些冷冻肉类配上新鲜蔬果时，门铃声乍然响起。

拿了旁边的干毛巾擦了擦手，打开门，她真的吃了一惊

“伯母，是你？”

原来是浩伟的妈妈，她怎么找到这儿的？

“有件事我想跟谢小姐聊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？”

再没有空，冲著他是浩伟的母亲份上，丹荔说什么也要放下手边的工作啊！

于是丹荔把桌上的样品食物摆回冰箱，关上门，就陪钱太太到附近一家小咖啡店——

“你的工作室是昨天我到浩伟书房，无意中发现的”。

要了两杯咖啡，刚坐定位子，钱太太就对丹荔说：

“本来我是想瞒著你的，但是我觉得时间越拖，对你越不公平。”

丹荔的心在发跳，她有预感，钱太太要告诉她的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，果然浩伟的母亲直截了当的对丹荔说：

“浩伟他不会跟你结婚的。”

丹荔听了，头顶仿佛一阵轰雷，她简直不敢相信浩伟的